

三獎

作品：蟬 得獎者：黃信恩

黃信恩，一九八二年生，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。曾任花蓮門諾醫院外科部主任醫師，現服役中。曾獲聯合報文學獎、時報文學獎、梁實秋文學獎、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等獎項，並入選年度散文選。

得獎感言：

接獲得獎通知的隔天，來不及和朋友分享喜悅，我就剃髮，著上迷彩衣，每天過著講究棉被摺線、唱軍紀歌、喊著雄壯威武嚴肅剛直的日子。

剛入伍那陣子，心情不免沉重，但想起得獎，好像就能忽略、釋放一些枯燥的情緒。或許是這獎項給我的額外意義。

謝謝評審，謝謝自由副刊編輯群，謝謝身邊每一位鼓勵我寫作的朋友。



蟬

入夏以來，公園裡的蟬，聲帶就特別亢奮，樹叢彷彿長滿了喉嚨。唧唧，唧唧，仔細聽會發現牠們不是盲目地叫，似乎是理智的，懂得一些秩序，聲音有嘹亮、有深沉、有淒厲，輪班似地。有時還會齊聲嗡嗡，像一場雷，帶著一點悲壯。

這個夏季，為了準備七月底的高等考試，幾天前我在社區租賃一層公寓，單純想要靜下心來念書。因為氣候炎熱，我選擇一間較為陰涼的房間，每天將自己關在裡頭，像是一種蟄伏，日與夜失去了意義。

直到第四天，我才知道住我對面的是一位外國人，鬍渣與亂髮，白色T恤與深藍破牛仔褲，有些隨性。為了準備考試，我並不打算進一步認識他。我們就在離地同一高度的同座建築裡，隔著一個樓梯轉角，暗地而神祕地生活，互不往來一星期。

有天中午買飯回家途中，我發現他立在一棵大樹下，仰起頭來，一動也不動，似乎樹梢正上演一齣充滿張力的戲劇，讓他投予如此虔誠的眼神。

我終究抵擋不住好奇，湊近將頭仰起，然而什麼也無察覺，只感到蟬聲聒噪。他見我來，便熱心對著頂上枝桠指指點點。

「Cicada」，他說。但見我一臉疑惑，便伸起雙臂做振翅貌，鬼叫了幾聲，我這才意會到他正在觀察蟬。

交談一會，我終於知道他叫班尼狄，來自威斯康辛州。從小就對昆蟲有一種特殊的情感，喜歡近距離接觸節肢動物，或撫弄，或製作標本，或攝影，算是一種極度迷戀，全然的成癮。

在綱目繁雜的節肢世界裡，他熱衷於蟬。從小，對於一隻毫不起眼、卻能裝載一只巨大喉嚨的蟬，他總感到詭異，好像有個比麥克風更精確聰明的結構，深植其中。而這股熱情從不減卻，至今他仍對蟬存有探索的衝動。

往後幾天，我陸陸續續在樹下遇見他，同樣的動作，同樣的眼神，同樣的等待。我替他取了綽號「Cicada man」（蟬人），他燦爛地笑，好像這是有生以來，最光榮的一刻。或許是終於等到一位陌生異國路人，領略了這份執著，並願意聽他細數蟬的種種。

班尼狄來台灣近半年，卻換過數個工作。當初是要教英文，因為個性過分率性，常讓課堂開天窗，或無準備任何講義，甚至高頻率假借戶外教學之名，行捕蟲之實。加上完全不懂中文，因此試教幾週後便被迫離職。

但當我問起班尼狄這些事時，他卻很快樂，有種解脫放空後的浮升感。好像他的生命任務簡單而純粹，不過幾隻昆蟲、幾場球賽、幾瓶威士忌就夠了。

有天午後，天陰欲雨，城市悶熱無風，讓人慵懶乏力，無任何念書的想望。我索性穿著內衣與花色四角內褲坐在陽台發呆，恰被班尼狄撞見。他說前天美國朋友寄來一捲影片給他，有關蟬大規模入侵北美的紀錄片。

我半信半疑來到他的住處，像遊民收容所，客廳一片狼籍，幾片乾癟的蟬殼散落在桌角，一些疑似觸鬚、昆蟲腳的碎屑俯拾即是，牆上還有一群紅螞蟻緊密列隊行進著。他從冰箱取出一包冰塊、幾瓶罐裝海尼根招待我，用很神祕的口吻告訴我：史上最壯觀的蟬群，即將爆發。說完，便抽起一根大衛杜夫。

這是關於棲息美國中部一種名「十三代蟬」(Brood XIII cicada)的寫真。影片開始於一個漆黑的暖春夜晚，一群在北美洲地底蟻居十七年的幼蟬，開始攢動，破土而出。我向班尼狄確認十七年有無聽誤，他相當肯定地說：「seventeen!」

十七年，一段奢侈而昂貴的時光，竟埋伏於幽幽地底，我為蟬兒感到惋惜。旁白繼續介紹這群蟬的生活史，這十七年，牠們仰賴樹根的汁液生存，不斷榨取，不斷肥美。算準十七年後，牠們一旦偵測到地表溫度升高，便大規模攢出。旁白敘述相當生動，他用了一些誇張的字眼，比如「trillion (兆)」、「insect outbreak (昆蟲暴動)」等，彷彿蟬群即將湮滅一座小鎮。

十七年的修煉，聽來該有些沉著的外貌，但這些幼蟬長相頗為噁心，棕黑體表肚腹分節，像螳螂。在這場夜裡，牠們不眠不休地往樹枝爬行，尋找一個處所穩定固著，趕在黎明前，完成羽化成

蟲。

然後，只有一個目的——生殖。

此後，蟬群竭力嘶鳴，毫無保留。彷彿十七年的地底能量都化為聲能，突破重圍，穿越叢林。旁白幽默地說，這些蟬會表演神風敢死隊的特技（kamikaze-like stunt），轟炸（dive-bomb）樹下行經的路人。這兩個傳神的字眼，足足讓班尼狄笑了一分鐘。我則經他解釋後，晚半拍大笑；接著旁白帶著邪惡的口吻說：「將在田園上空見到一場盛大的群體狂熱交配（a swarm of mating frenzy）。」其中，這個「frenzy」被念得有些猥褻，感覺旁白張開大口，顯露獠牙，嘴角微揚地發音著。

然而任務未了，母蟬開始尋找樹幹縫隙，將蟲卵安置其間。幾個禮拜後，牠們都化為地上的空殼，一種壯觀的集體死法。算一算，只有三十天左右的陸地時光。拍攝者似乎懂得觀眾此刻的心態，將鏡頭從地表移至樹上，帶出一記光明的希望。幾隻白嫩幼蟲正蠢動著，一不小心便從樹上墜落，然後就攢進土裡，等著下一個十七年才會再出土，繁衍下個世代。

那天後來班尼狄花了一整個下午，向我解釋蟬以「質數」為生命週期的有趣現象，譬如十三與十七；並告訴我，今年六月中旬，十三代蟬才剛出沒於芝加哥市郊村莊，至今仍未完全死去，可惜人在台灣的他未能親眼目睹。二〇〇四年，也有一批名十代蟬（Brood X cicada）的蟬湧出地底，在北美造成轟動。那年他親眼目睹一種浩大的無盡攢動。

「就像剛下飛機，初抵台北一樣！」班尼狄用了一句令人費解的話，闡釋他所見證的昆蟲大軍。

接著以一種玩笑的口吻，解釋當初入境台灣後，便搭乘一輛計程車進城。這倉促的印象，竟成了深遠的記憶，他感到台灣是座有蟬性的島國（*cicada island*）。我問為什麼，他開始敘述他所認識的台北街頭：高分貝的噪音、機車穿行於兩公車之間、人群不斷從地底捷運站冒出……一個月後他遷居高雄，卻發現這城市因為捷運施工，道路碎裂，秩序肢解了。不但如此，機車騎士像簽訂了密約，集體對抗交警，任意違規繞鑽。南北兩城，彷彿喋喋不休的蟬世界，關於無時無刻的嘶叫，終年不休的攢動。

我點頭，冷冷稱讚班尼狄豐沛的想像，但心中卻生氣。其實，我並不喜歡外國客以偏執的負面觀感認識台灣。台灣有引以為傲的小吃、山海風光，為何都不提？

班尼狄延續了話題，說台灣人也有蟬性（*cicada personality*）。這讓我更好奇，卻又隱約感受裡頭夾含的諷刺。不過聽完，我放心了。他將台灣人定義為挖掘雪山隧道的工人，對台灣的啟蒙來自二〇〇六年的Discovery頻道，一條被列為建築奇觀的隧道。

十五年。整整十五年，只為12.9公里的路程，世紀最艱辛的一段路。班尼狄記憶猶新地說，彷彿能感受當初他一臉瞠目結舌的樣貌。

我突然想起那幅新聞畫面：一群人立於台上，頭戴工程用黃色安全帽，排列展開。整整十五年，就等通車那一刻的鎂光燈聚焦，剪綵，掌聲，然後在世代的集體記憶裡逐日淡去。

就像十三代蟬，整整十七年，只為三十天的透氣。班尼狄說。

那天回家後，我突然發現一種從未注意過的荒謬。面對滿書櫃的原文書，大學加實習共七年的光陰，我就等著四份考卷，總計八小時的考試時光。僅為一只證照。

八小時之於七年，一個微乎其微的比例。這數據讓我發現自己也有著cicada的特質。

但不只我，每年夏季，台灣空氣裡便瀰漫考試的悶熱與酸腐。這制度從未衰退，顯然人們仍有熱情，在多年埋首蟄伏以後，選擇關鍵一刻奮力反撲。

然後呢？為了求偶與生殖嗎？其實觀賞完影片後，我一直想著一件事，關於一生只做一件叫「生殖」的事。

當人們謀求一張認可的執照，是否也是一種求偶的手段？給了我答案的是好友小鈞。當年他考取北部一所出色的國立大學，與資訊相關的科系。就在大二那年，他交了女朋友。一年半後，女友跟著一位醫學系學長跑了。

小鈞感到前所未見的貧窮，好像有些生命中的重大資產，就在一夕間被奪去了，包括他自豪的外貌與體格、信心的口氣、順遂的人生。於是他休學，躲進不見天日的重考班，只為考取醫學系，數年後要取得醫師執照。

他向我解釋，做下如此決定並非想挽留什麼，也不是想向女友證明什麼。但身為旁觀者的我，似乎感受到背後躲藏的那股驅策力，或許仍與求偶的本性有些關聯。

此後，蟬與高等考試看似兩碼子事，卻在我腦中產生一種互為借代的關係。唧唧，唧唧。我再次側耳聆聽，好像牠們想發出「金金，金金」，卻說不出一句完整的「金榜題名」。我總在蟬聲中醒來，除了頁數有些動靜，生活裡的一切幾乎原封不動，像被一枚巨大的蛹牢牢包鎖，全都靜止了。

甚至，我極少再去找班尼狄。不過卻在他家門口看見一疊英文報紙，全是徵才啟事與廣告版。並且，逐日堆高。

有天清晨五點半，我起得特早，滿城早已被光線交錯著。我在小陽台晾起昨晚洗滌的衣物，無意間看見步態搖晃的班尼狄，恍惚拿起門鎖開啟公寓大門，臉上遺留縱酒的痕跡。

隔了三天我才知道，那天因為求職失敗，他找了幾位一起踢過足球的洋人朋友，不是借酒澆愁，而是慶祝一段噩夢終於揮別，慶祝即將來臨的新鮮空氣。我記得，他是用「carnival（狂歡節）」這個字眼，向我形容那天的酒館記事。

那不過是一種苦中作樂。我總認為，他仍存著困惑與迷失，只是從未在我面前洩露過任何線索。但也或許是我從未理解過他，至少對於蟬的那份癡情，我始終無法明白。

往後我真進入閉關狀態，蟬聲突然消失了，但我分不清是時令已過，還是被過於專注的大腦皮質忽略了？那陣子幾個清晨，我偶從窗間俯視到樓下停著計程車，班尼狄跌撞下了車，然後立在水溝旁嘔吐。直到考試前的某日正午，我在公寓門口遇見備妥行囊的他，說要去中部山區幾天，目的是研究昆蟲。

然後他就消失了，像攆進土裡，與我失聯。

高等考試答案公布後，我鬆了一口氣，開始整理房內物件，準備退租。然而班尼狄卻遲遲未歸。八天後，他突然出現，並早我一步搬出公寓，說在市郊找到一份工作，不是教英文。至於是什麼工作，他沒說。隔天，貨車停在公寓門口，工人忙進忙出，搬運家具。

「Goodbye, cicada man!」我說，要他路上小心，並告訴他台灣人很友善，充滿人情。

貨車開走，班尼狄則慢慢騎著他買來的二手機車，像剛出土的幼蟬，在車水馬龍的城裡攆動著。貨車、聯結車頻頻擦身而過，險象環生，他則邊騎邊鬼叫，好像來到一個從未曝光的世界。

望著他的背影，我想，班尼狄或許真的就是一位cicada man，流浪在一座語言全然陌生的島嶼，對抗興趣，尋找工作。於是他得像隻蟬，生命裡盡是蟄伏與破土的交替週期，困頓總是居多，光亮總是鮮少。但他就是寧願如此，寧願蟄伏在失業黑影裡，期待下一秒鐘世界展露給他的破土熱情，如此，生命便有了不滅的動能。

評審意見

禪味十足

◎ 廖玉蕙

題名曰「蟬」，卻真是「禪」味十足。

作者閒筆直書，通篇文章彷彿是偶然的邂逅所引發的隨興聯想，實則是觀察入微、聯想有據、思考甚明、裁剪得宜之作。

文中的作者、班尼狄及班尼狄最熱衷探索的蟬，三者連綴生發，導引出對生命奧義的困惑，並進一步加以推衍，三足鼎立地撐起哲理辨證的架構。蟬的十七年蟄伏只為一個生殖的目的；作者的七年求學、實習最終僅為八小時的考試；班尼狄的長期失業，只期待找到一份合意的工作；而雪隧開鑿漫漫的十五年，就等通車那一剎那鎂光燈的聚焦。作者巧妙地將生物知識和人生現象交互類比，舉重若輕地完整傳達出人生追逐的荒謬與無奈。

四段式的結構，由初識而熟悉，由細數蟬的種種開展至人生的觀察，由班尼狄的視角到作者的延伸思考，中間穿插恍恍惚惚的飄忽行蹤，若即若離的萍水交往，終結於兩人的轉移職場，雙雙自租賃的公寓搬離，節奏分明，韻律感十足，作者的寫作功力，不可小覷。